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

伊川先生文六  
**祭集**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婿氏為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  
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婿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  
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紉吉謂婿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之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女氏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是聽使又曰

某使某聽命于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成婚

日猶言甲乙之類

期日婿氏告迎于廟初婚禮雖云初婚然婿受命于所

尊謂醮而受告戒之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

執燭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賓將至賓婿也女氏之擯

俟于大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也車擯進揖請事

賓對今以對曰某稱婿父命某名婿以茲初婚將請承命擯

對曰主人固以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

升介以賓升介南面賓就位醜再拜贊即席內告



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之見于廟見女氏之先相至于中堂見

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於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贊者以女

氏之子卒食與辭賓辭以主人請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

至于中堂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醴女而

戒之母施衿結帨今謂之飾戒諸西階之上擯者出婿

降立于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婿揖前導立於車前既

升而先俟于門外先之者尊之也門外也婦至主人婿揖婦

以入及寢門揖入婿退就次及期期謂早贊者引婿入

贊者婿氏之女相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贊揖

婿再拜婿也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婿盥

於南婿之從者沃婦盥於北沃盥以水濯手也婿搢笏

舉婦蒙首蓋頭也復位贊者進酌用常三爵用烝姆助

婦舉卒食相者以婿婦與說服女之從者受婿服婿之

從者受婦服燭出禮畢云女侍待呼于外夙興婦纒笄

衣服以俟見贊明贊見婦于舅姑進拜奠贊還又拜

見屬之尊者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是為見已不復

特若異宮則見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

下西面北上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舅姑饗婦于堂之西

偏卒食婦降自阼階禮謂翌日婿拜于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  
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 舅某子 姑某氏此段義未詳

葬說辨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  
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  
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  
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之茂盛乃其驗也  
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  
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  
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

厝之用心也惟五患 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

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

及一本所謂五患者謂渠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

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

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

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

一作焚矣至於年紀寢遠會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

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

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

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葬法决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浸一作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决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競為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為害之大妄謬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

無	己	丙	午	上	半	無
	空				空	
辰						丑
乙						卯
辛	空		養		空	巳
申						未
庚						酉
丁	空		死		空	亥
	丑	癸	子	壬	亥	



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華向蕭臺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必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

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彼凶而此吉决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勲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少



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太槩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清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柩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污况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



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栢棺尚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栢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栢萬之說於是知栢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栢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

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性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汚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栢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栢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栢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後闕

作主式

用古尺



作主用粟取法於時月日夜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  
 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  
 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刻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  
 勒前爲領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陷中以書  
 爵姓名行陷中故其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合之  
 植於跌并跌高一尺次八分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  
 三之一謂圓徑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粉塗其前以  
 書屬稱行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旁題主祀之名  
 某日孝子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廟牆以灑外改中不  
 改

全式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分式

三分之一居前

孝子一作孝孫

前

高祖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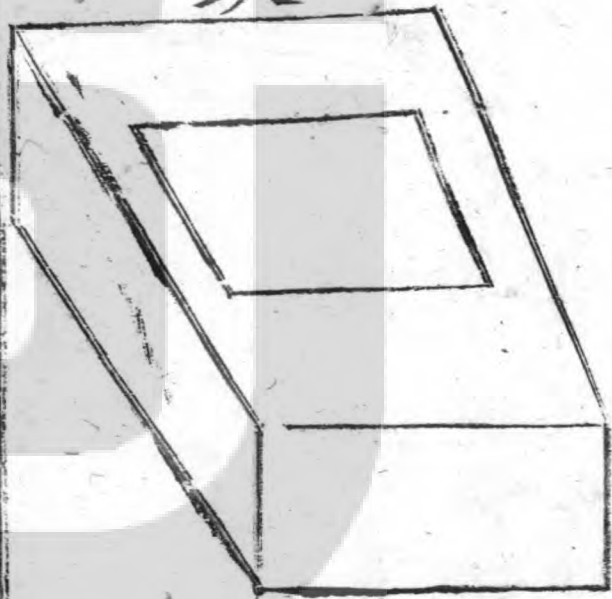
連領三分之二居後

竅

後  
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竅

跌



祭禮

羅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恐未必先生所著姑附于此

四時祭

凡祭灑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悅手巾祭前  
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果並菜三飭或  
五飭盞盤匙筋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  
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  
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  
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酌於灌盆  
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行獻執事者注酒下  
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拜亞獻如前三



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  
妣亦如前式

始祖終至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  
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  
告于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  
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祖立春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  
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共請先祖

河南程氏  
世系之圖

少監

大評事

高密縣 希振 虞部

開府

少師 羽 清河郡 君張氏 襄陵郡 君賈氏

暨 文簡公 扶溝縣 天球 嗣宗 陳氏

太中 珣 伯溫 君和 彭氏 上谷郡 君侯氏 頤 正叔 明道先生 伯淳

天錫 應昌

蠻奴 韓奴

端 本 端 慈 端 懿 端 中 端 輔 端 彦

印四十一 體泉令



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徹饌祭祖  
妣亦如前式

始祖終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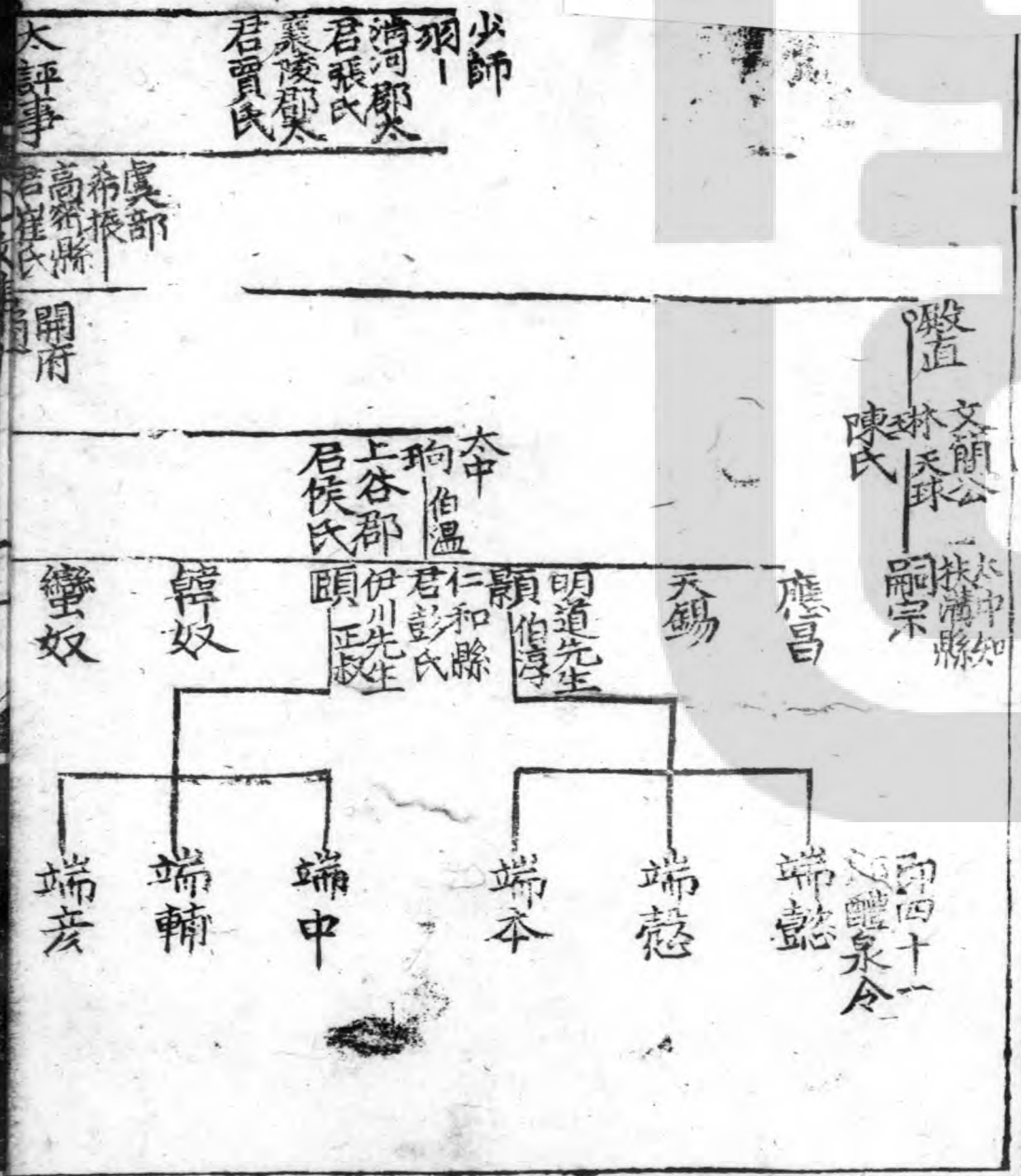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  
出主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  
告于某氏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  
忘謹備清酌庶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先祖立春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  
位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共請先祖

世系一葉

當訂入十二卷之首



少監

大評事

高希  
君程氏

開府







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

伊川先生文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  
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  
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  
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  
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  
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  
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



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鄆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訐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

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菑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  
堪不當問所欲再葺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  
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  
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  
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  
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挫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  
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  
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  
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  
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

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  
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  
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  
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  
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  
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  
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  
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  
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  
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



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官櫟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

行大率如此再暮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



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

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訐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



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  
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  
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  
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  
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  
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  
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  
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

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  
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  
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  
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  
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  
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  
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  
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  
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



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  
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  
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  
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  
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  
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  
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  
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  
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  
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

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  
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  
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  
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  
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  
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  
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  
弗納必爲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  
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  
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



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

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宮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正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



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  
否連言佳士其後尋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  
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  
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  
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  
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  
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  
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  
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  
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

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  
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  
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  
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  
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  
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  
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  
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  
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  
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



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擢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

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



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  
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  
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  
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  
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  
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  
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  
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  
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  
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

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  
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  
生資稟旣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  
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  
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  
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  
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  
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

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



易從怒人而人不怒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字子一有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四有字女一有三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弟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序

叙述四篇見附錄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



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蓋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

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孝女程氏墓誌

孝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顯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蕭灑趣尚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長矣親族皆以為憂交舊咸以為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頤念

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為爾言之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惜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為恨爾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光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為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為師所為尚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抱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伊川先塋之東



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徇已者私衆口或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旣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柩

哀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相志則歉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瀆之難量高邈之風非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表天不憖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酬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邁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旣知真仕則爲道出入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冊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摧衝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愍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

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酌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故鄉之沮如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薄奠尚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



斯文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叙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遊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群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奪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



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按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  
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  
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  
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  
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  
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  
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  
止于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

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今君復往使予  
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  
情而已邛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  
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書

文  
集  
卷  
之  
一

文  
集  
卷  
之  
一

九



